

FUMIANWENHUAYANJIUCONG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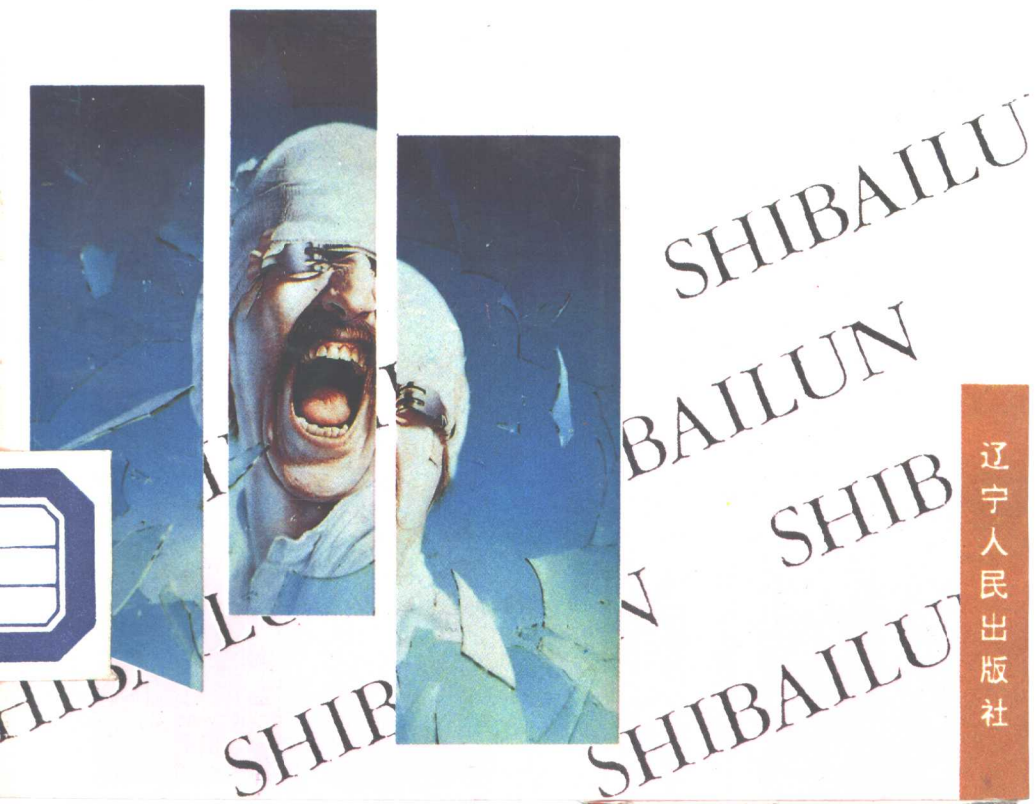
负面文化研究丛书

SHIBAILUN

失败论

——关于成功之母的幽思

王静芳 文援朝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 负面文化研究丛书 ·

失 败 论

——关于成功之母的幽思——

王静芳 文援朝 著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1994 年 · 沈阳

(辽)新登:

负面文化研究丛书

失败论

——关于成功之母的幽思

Shibai Lun

王静芳 文援朝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00,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1/4 插页:2

印数:1—4,340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赵 炬

版式设计:王珏菲

封面设计:杨 勇

责任校对:林 杨

ISBN 7-205-2985-6/B·146

定价:10.00元

“负面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曾钊新 文援朝

编 委：曾钊新 文援朝 李兴武

李建华 高 帆 王静芳

魏鉴勋 陈关龙 涂争鸣

刘继虎

论负面文化

——“负面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曾钊新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福祸相倚，等等这些关于事物两重性的概述，由于辩证法的普及，在我国几乎成为了顺口溜。但是，如同惯于坐沙发的人往往只注意沙发的外表是否洁净而不问它的底部是否积有尘埃那样，我们在讨论形而上时所能坚持的两点论，在形而下的实际生活中也易淡忘。

在对文化现象的分析中，我们只有关于正面文化的探究，而没有关于负面文化的阐发。诸如有对“真实”的宣扬，而没有对“虚假”的专论；有对“善良”的赞誉，而没有对“罪恶”的阐释；有对“美好”的描绘，而没有对“丑陋”的究因。辩证法一旦接近生活，生活中的人却不是都有勇气去迎接辩证法。所以，辩证法就难免成为书斋里的观念而走不出书斋，哲学的解放终归只是哲学家谈论解放的哲学。

研究负面文化正是在以上体认的基础上所打开的眼界。

负面文化的特征

文化，就其广义而言，是指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

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简言之，文化就是人化，是相对自然而言的。“自然的人化”就是文化，“人化的自然”就是文化的成果。按其层面相分，文化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由外及里的三个部分。按其性质和功能相分，有正面文化和负面文化大相径庭的两个部分。

负面文化是与积极的、正确的、光亮的社会意识相抗衡和相否定的观念形态或精神现象，是社会经验的背向积累和腐蚀性变异，是影响社会进步、健康与和谐的消极力量和病毒。

面孔的背向性是负面文化的第一个特征。

文化的本来使命是开发人的智慧，将人类的经验做出记实，教人朝向光明，肯定积极的生活。但负面文化截然相反，它背着阳光，挖掘人类的陷阱。当人在为社会进步做出奉献时，负面文化则教人算计着索取；当人在为社会的公正而奋斗时，负面文化则教人设计特权；当人在为革故鼎新奋进时，因循守旧的诡计也同时出现了。诸如与历史的兴盛相背向的衰落，与政治的清明相对抗的昏庸，与民主相对抗的专制，与精忠相背违的奸佞，以及与人伦相对立的淫荡，与高洁相抗衡的卑污，等等垃圾都是正面文化的背向。糟粕不但孳生而且蔓延，成为毒害社会健全机体的病菌。哪里有高昂的呐喊，哪里就有萎靡的呻吟；稗草与禾苗同生；死亡依附生命。物无不成对，事必有多义。只要我们顺着正面文化的亮点寻觅，都会发现相应的阴影，这是负面文化面孔的不可隐蔽性。

手法的狡黠性是负面文化的第二个特征。

负面文化是背向的，因而其面孔总是阴森黑暗的，为着隐蔽其狰狞可憎的面孔，它必定采用狡黠的手法以混淆视听，遮人耳目，冒充积极。本来是因循守旧，却标榜师宗法祖；本来是淫荡无羁，却标榜开放搞活；本来是特权，却吹嘘为殊荣；本来

是专制，却鼓吹是集中；本来是衰落，却宣扬为过渡；本来是腐败，却描述为阵痛；本来是跪着造反，却说是无比忠诚；本来是个人迷信，却说是高举紧跟。如果说面孔的背向性是负面文化的不可隐藏性特征，是和它的本质一致性的现象表露的话，那么手法的狡黠性则是负面文化制造的隐身洞穴，是和它的本质相颠倒的外表粉饰。

粉饰是对自身存在的怯懦保证，是非法存在者向合法存在者的无赖投降和无奈招供。负面文化的狡黠伪装特征，正好说明它对自身的消极、病害、腐蚀本质的认可。

活动的阴暗性是负面文化的第三个特征。

文化是一种活动，它不仅是在沟通人的交往中，从这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的跨越，而且它自身也不断重组、增殖、演变。没有文化活动，人类社会就会失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和连结社会秩序的一种工具。

但是，文化并不仅仅是指那些更高雅、更令人心旷神怡的那部分精神观念及行为，而且也包括世俗观念及行为，乃至对社会起腐蚀作用的负面文化。每个社会无论它何等简陋或野性，总是一种文化。从个人跻身于一种文化或几种文化的意义上看，每个人也都都是一定文化的人。

文化的活动是通过文化传播去实现的。文化传播是产生于社区、群体及所有人与人之间共存关系之内的，在人的社交活动过程中具有文化共享性、传播关系、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这四个条件时实现的一种文化互动现象。文化的共享性是指人们对文化的认同和理解。无论是语言、文字，或是其它象征符号，只有当它为别人所理解和认同时，才能进入信息系统实行传播，否则将是“对牛弹琴”。传播关系即是社会关系，人们生活在社会当中，和许许多多的人发生联系。上上下下，重重

叠叠,构成了一个社会关系网,成为文化传播的信息渠道,否则传播就会中断。传播媒介,就是连结传播关系的工具和手段。人既是文化传播者,又是最活跃的传播媒介,但人类的文化传播更多的是假于物即通常说的媒体而进行的。传播方式有传播者与接受者相互依存的前后运动的链式,有在同一时间向四周扩散的横向传播的波式,有如同树根一样,从主根、支根到毛细根依次传递和扩散的根式。

负面文化的传播条件与一般文化的传播条件大体一致,有所差异的是它的社会认同性较小,共享性较窄,以及它面孔狰狞的可憎性极明,因此为着躲避睽睽众目,它的传播渠道常常借用阴暗的环境,取用背地方式去开通。鬼鬼祟祟、偷偷摸摸、闲言碎语、吞吞吐吐。它不敢登大雅之堂,而策谋于密室;它不敢见大庭广众,而蜚言于街头巷尾。所以要擒住它的行踪捉拿归案的话,须要采用“扫黄”缉毒的手段,用严密侦捕和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将它逮住,切断它的通道,然后才可逐渐清除它的影响。

功能的腐蚀性是负面文化的第四个特征。

文化对于人们的性格、心理、行为多方面的影响和作用,而它见诸于积极的、进步的方面,就是文明。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各种相互关联的高级属性和特征的集合体,它表示着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不断发展、进步的状态。文明是正面文化的直接效应。

与正面文化的社会效应相反,负面文化的直接社会效应是卑劣和野蛮。由于负面文化是对正面文化的否定,因此它对社会文明具有腐蚀性功能。邪气上升,世风日下,国之将倾,这就是负面文化对社会进步的威胁。贿赂贪赃,苛政如虎,民不聊生,这是负面文化对百姓的侵害。背信弃义,人失其伦,好浊

恶清,这是负面文化使人失去自身而沦丧为禽兽的恶果。在朝者,能受负面文化的驱使而争名于朝,萧墙祸起;“在市者”能受负面文化的教唆而争利于市,尔虞我诈。在人欲横流、人妖颠倒、妖孽逞凶、瓦釜齐鸣的时候,害人者把负面文化当作武库,受害者也许会为着保护自身而将负面文化当作护身法宝,这是负面文化浮肿、膨胀的灾难浩劫年代。

负面文化的腐蚀性功能是通过对人的灵魂的残害,由观念到行为以至蔓延为社会污浊而扩张的。这样一条使社会逐步倒退乃至沉沦的路线,虽然是渐进的,但蚁穴溃大堤的危险是实在的。因此对负面文化的负价值决不能姑息和轻心。

古代的仁人重视修身对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作用,当今的贤者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对党和国家前途的影响,都有出于对负面文化的消极功能的警觉而做出的清醒思索。

负面文化的成因

在人类的生成和进化的历史中,文化也同时在经历着生成和进化的历史。历史是过程的集合体,文化则是其过程的符号,是人类创造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总和,和连结人们社会交往的中介,以及社会结构的锁链。

人本身就是某种文化载体,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时接受着一定文化的传播,又不时地摒弃着某种文化。

由于人类对文化的创建和改造是同时进行的,因此,社会的大分裂必然引起文化的大分解,文化也在异化,而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负面文化的成因是与认识中的疏忽或偏离有关的。任何认识都是移入观念中的实体,是外界事物以观念形式存在于人脑之中的象征。由于外界事物的层次复杂性和变化万端的

动态性，因此任何认识都难以穷尽事物的方方面面而作出全面的结论。加上事物的假象与真象并存，因而有时人又从假象中引伸出与事物本质一致的结论，而没有从假象中去把握被它颠倒了的本质。

在以上这些情况下，人如果不以“求实”的精神去找到“实事”中的“是”，而发挥其想象的心理功能，于是就会导致认识与现实的疏远，拉开思想与真实的距离。虚构是无中生有的想象。假象与虚构交媾就产生了瞎说和鬼话。想象在一般情况下，是人类的财富，因为它是人的创造力的心理基础；但有时它也会成为人的罪孽，是谣言、撒谎的心理机制。所以，心理因素是负面文化得以形成的一个实际存在原因。

个人的品德是负面文化的关键性成因。品德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它是集习俗、教育、生活方式等等于人一身的为人处世哲学和人格内容的积淀。人的品德一旦形成，就成为人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的定向器，就规定这个人的喜爱憎恶的取舍标准。“人为万物之灵”。最独特的灵性是能对客观事物或社会经验作出判断和评估。反映人对于各种价值现象的观点、看法中比较稳定的、深层的内容，就是人的价值观。价值观反过来又成为人的认识路线和行为规范的核心。而认识路线和行为规范则是价值观的外在表现。具体地说，路线和规范向行为举止提供了具体指令，成为人区分事物的好与坏、对与错、有用与无用、可行与不行的行为坐标，乃至择觅和亲疏不同的认识对象的启动机关。品德恶劣的人，会将虚假进行装扮，成为害人的招数。品德善良的人，会对虚假进行鉴别，找到抑制和防治它的蔓延的办法。

人在认识中的失误和偏颇是常有的事，因此后来的人纠正我们的错误，会比我们纠正前人的错误要多得多。但是，错

误和偏颇成为危害社会的直接毒素，起主导作用的是具有恶劣品德或心怀恶意的人。这种人将黑白颠倒、是非混淆，以害人为目的，才完成了把认识中的谬误加工制成为精神“海洛因”的过程。人若没有知识或学问，人会成为猴子；人若有了知识或学问，但没有品德，人则会比猴子更丑，会成为狐狸或豺狼。

除了认识、心理、品德的原因以外，畸形的社会现象所提供的环境是负面文化的根本性成因。人既是社会的创造者，又是社会的制造品。正像劳动既创造美同时又创造丑一样，在社会文化宫殿的身旁，同时生长着社会文化垃圾。人类为着生存和发展，既需要正面文化作为航行灯塔和精神支柱，同时为着躲过风暴也需要避风港或藏身术。无论是正面文化或负面文化，都是人在相应的社会环境中，为求适应它的存在才出现的一种能动性活动或现象。例如诚实是人类留传的光辉精神，为着欺骗诚实人或为着适应歹毒相残的社会以保持自我，于是就产生了黑暗的谎言文化。

“适者生存，优胜劣败”，这是生物进化的规律。在环境不变的条件下，生物的遗传基因能在多次传递中保持稳定，使子代复现亲代的性状。在环境改变的条件下，又能使基因的遗传性状出现某些变异，以适应改变了的环境。脱离了动物界的人类同样能依靠遗传基因控制下的生物机能去适应环境的变化。但由于人类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展改造自然环境的实践活动；同时，除了使自然环境有所改变以外，还形成了更为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因此，对于人类来说，则主要是通过特定的“获得性遗传”，即文化的积淀与融合基础上的再创造而往前延续的。

积淀是垂直式的文化继承。祖辈会把已有文化的性状传

递给子孙,传递的途径,既有文字符号和制成的器物,也有人对人的直接影响。一代一代从前辈那里接受了已有的价值观念、思维习惯、情感模式和行为规范,经过察颜观色、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内化过程而沉淀于显意识与潜意识底层。

融合是水平式的文化交流。交流中可能出现抗拒、同化、涵化等多种不同的情况。抗拒,是某种文化在受到外来冲击时采取顽强抵抗的态度。同化是指一种层次较高的文化与较低的文化相接触,较低的文化往往为较高的文化所摄取并加以融化。涵化是两种层次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进行双向交流的渐进过程及其相互融合的自然结果,是文化交流中较为正常和健康的演进途径。

在文化的积淀和融合的过程中,正面文化在增长,负面文化也在延伸。生产有所发展但又发展不足的状况是负面文化生成的社会根。“有所发展”则为私人占有提供了可能,“发展不足”则提供了私人占有的必要。为了把“必要”说成是自然,使“可能”变成现实,就要编造借口,要作舆论宣传和采用手段。于是伴随私人占有的过程,负面文化现象也相继产生、泛滥成灾了。虚假、罪恶、丑陋这些与真实、善良、美好等正面文化相抗衡的负面文化和社会毒素都是与私人的财产占有、权力占有乃至感情占有等谋私的社会不公状况紧密相连的。是在公与私的冲突中,对其经验的背向积累,是文化继承与融合过程的霉烂变异,是对正面文化进行抵消的腐蚀性病毒。

因此,剔除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乃至对社会财产的个人鲸吞等丑恶现象,才算抓住了杜绝负面文化产生的根本。

负面文化研究的价值

对文化现象的对立两极,即它的正面和负面进行研究,这

是辩证法的两点论。花大力气去弘扬正面文化,这是辩证法的重点论。只注意文化两极中的一方,而忽视或毫不顾及另一方,这是违反辩证法的一点论。分不清主次把主要精力用在负面文化的探索上,这是偷运辩证法的折衷论。

负面文化不是文化现象研究的重点,但又不能忽视,因为毒草也可以化作肥料育庄稼。研究负面文化也有其独特的价值。

首先,这种研究具有文化认识价值。

光明与黑暗相互对立,相互依存,这是辩证法给我们的启示。脸庞与后脑勺的关系也同样如此。没有脑勺则不能成其为脑袋,也就没有脸。如果说文化是一个脑袋,正面文化是红润的脸庞的话,那么负面文化则是后脑勺。认识了面孔,还要看看后脑勺,才能了解脑袋。

负面文化既有从正面文化的背向中引伸出来的变异或变种,也有直接 from 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中概括出的不合理性和矛盾性的悖论,在这种情况下,正面文化倒是针对负面文化的弊端而提炼出来的用以消除其消极影响的思想武器。相反相成,确乎如此。所以,或是从正面文化的分析中寻找它的对手,或是从负面文化的揭露中去发现正面文化的尊严,都是认识正面文化的途径。

判断在鉴别中孕育,鉴别在比较中进行,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取舍。认识文化中对立的两极,是实现比较、鉴别的基础。如果我们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界定诸如“虚假”、“罪恶”、“丑陋”、“衰落”等等负面文化现象的内涵、外延及其本质;揭示这类特殊文化现象的生成、传播的缘由及其规律性;阐发克服它们蔓延的基本方法;指出超越文化误区的途径;从与负面文化的比较中,认识高扬正面文化的意义。这实

在是件有价值的工作。换个角度看世界，世界的事会看得更清的。

其次，具有正面文化的建固价值。

一般人往往从上面看文化，如果我们摆脱这种定势，从地底下去看文化，就有可能找到文化大厦下的阴沟。如果我们把这阴沟挖得更深更大，那么隐藏在文化大厦下面的那些垃圾才有可能被剔除清理。

负面文化的研究，是以假、恶、丑等具有负面价值的文化现象的衍生传播规律和防治为对象的特殊文化哲学。一旦这种研究成为了学问，必将补已往只注重对正面文化研究之不足，并有可能兴起一项文化领域中的“变废为宝”的开发工程，使文化研究前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为人们在实践中识别、医治和预防假、恶、丑、欺骗、淫荡等反文化现象，超越错误、失败和衰落，提供较系统的理论知识和有益的启示，从而促进我国的两个文明建设。

在文化大厦的建设中，只顾添砖，不顾补漏和防患，犹如在浩大的水利工程建设中，只顾筑堤，不顾堵穴一样，必将功亏一篑，前功尽弃。事实也是如此。在任何一种已经耸立的正面文化大厦的台基下，负面文化同时就在为大厦拆台。忠臣为社稷、国家的安危冒死进谏，奸贼就为陷害忠良而谰言；良将深明大义，英勇骁悍而精忠报国，败类则暗算施计图谋叛变；我们倡导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人就在散布迷信、蒙昧、污秽的腐朽作风；你搞市场经济，他就将国格、人格乃至做人的良心都拿去换铜板；你发扬文化传统，他就将粪坑文化、封建糟粕统统拿来拍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要使文明大厦坚固，必须清理好大厦底部的阴沟。

最后，研究负面文化具有文化鉴戒价值。

鉴戒,是从应该肯定的另一端,向我们发出的“此路不通”的信号,是使我们忌讳从而少走弯路,缩短我们直接达到崇高目标的距离,减少真理追求中的不必要的“能量消耗”的手段。鉴戒虽然不是为文化发展提供直接肯定的原料,但绕过那些对肯定的折腾,可以使我们夺得时间去对那些应该肯定的原料做出肯定。

看清阴影,是为了追求光明。负面文化是文化的阴影,因为它背朝阳光。一旦转过身去,就立即能看到金轮。摄影时凡是对象的黑暗部分,在感光材料上都成像为亮区,通过显影,又真实地表现出黑暗的原型。

如果我们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用“正面理论”透视负面文化现象,给读者以斩截妖域的利剑,剔除腐朽的武器,拥抱光明的信心,这个工作可以称得上是扫除尘埃而玉宇澄清的文化工程。

这项工程,也许会遭到歧议,因为习惯于正面已成为世人之俗。大凡人都爱听好话,人性的弱点如此。于今,用赤裸裸的真话去记叙文化领域中的阴曹地府是否会促使人去冷静思考呢?只能期待公论。

有鉴于此,我们在辽宁人民出版社的主动支持、细微关怀下,组织了“负面文化研究丛书”的讨论和撰著工作。虽然作者们都只是“半通”,但争着“脱毛”。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三日于中南工业大学甘棠村初成,

一九九三年三月四日修改定稿。

自序

当我们开始构想《失败论》的写作时，我们曾为怎样处理它与“负面文化研究丛书”之间的关系而感到困惑。失败与具有腐蚀性、阴暗性、狡黠性、背向性的负面文化毕竟不是一回事。然而，失败也不是正面文化。失败到底属于何种文化现象呢？困惑是感觉疑难和迷惘、一时不知该如何办的心理状态，它是一道难题，一种压力，也是催人思考的心理动力。带着这种困惑，我们开始了对失败问题的初步探索。

失败，是客观存在的特殊文化形态。

文化，是一种最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现象，一座最能激起人们永恒的好奇心的神秘迷宫。它在人世间无所不在，有人之处就有文化。它在细节上繁杂，在整体的复杂性上无以复加。正因为如此，关于文化的意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关于文化的定义已有数百种之多。

从词源学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哲人曾从人伦的意义上把“文化”看作是“人文化成”，即由夫妇的结合化生出父子、长幼等新的人文，从这些人文中产生出相应的道德规范；在西欧，“文化”一词源于拉丁语 culture，原意指对土地的耕作。

哲学家对“文化”的定义的代表性意见有：古罗马西塞罗赋予“文化”以培养、教育、发展、尊重的含义，提出了“智慧文

化即哲学”的思想；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认为，文化是像宗教、艺术、科学等具有理想的、精神的高度价值的高级境界的东西，文明则是属于诸如技术之类的具体物质的低级境界的概念；19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主张，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技术性、物质性、精神的各种外化形态均属于文明，而构成人类本质力量的精神的内在性因素则属于文化，文化是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能力之创造，作为这种创造的过程，是人类从人受自然力统治的原始状态向着人统治自然力的状态的逐步发展，作为这种创造的结果，是使人愈来愈远地摆脱动物界的人类内在的质的规定性——人类的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判断力，即人的内在人格的自我完善，尤其是个体对于人类的真善美理想的自觉的人格确证。

在文化人类学家看来，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包括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文化是渊源于历史的生活结构的体系，这种体系往往为集团的成员所共有；文化是学习，人种从他们的文化中学习行为且依靠这种学习求得生存；文化是经过整合了的一种功能关系，是一种适应方式。

有的学者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提出，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文化分为四类：智能文化，包括科学、技术、知识等；物质文化，包括房屋、器皿、机械等；规范文化，包括社会组织、制度、政治和法律形式、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语言、教育等；精神文化，包括宗教、信仰、审美意识、文学、艺术等。

有的学者从文化哲学的视角主张，文化是一个标志着人类在真善美诸方面的发展水平的哲学范畴，是人处理其与客观世界的多重现实的对象性关系和解决人类心灵深处永恒矛